

臺南第四個一百年： 國立臺灣文學館何以立在府城中心

時間：114年5月23日(五)14:00 YouTube 頻道播放¹

地點：國立臺灣文學館

主講人：蘇碩斌(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)

記錄：國立中正大學人文沙龍團隊



圖一：坐落於臺南府城中心的國立臺灣文學館
(圖源：人文沙龍團隊)

¹ 蘇碩斌教授主講「臺南第四個一百年：國立臺灣文學館何以立在府城中心」人文沙龍影片：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8GPRoXvwaWo>。

一、第一個百年：躍入世界史脈絡中的臺南

主講人蘇碩斌教授首先從歷史與地理的角度，說明國立臺灣文學館與臺南發展的連結。從歷史進程的脈絡來看，這座城市至今已走過四百餘年。十七世紀初，福州連江人陳第（1541-1617）曾隨名將沈有容（1557-1627）渡海來臺。他返國後將見聞寫成《東番記》，記述了當時臺灣西南沿海原住民的生活習俗與地理樣貌，其中提及「大員」一地，泛指臺江內海海灣與外海之間的浮島沙洲群，地點約莫是今日的安平區一帶。

與此前後，荷蘭為發展亞洲商業貿易，於 1602 年成立了特許公司「荷蘭東印度公司」（荷蘭語：Vereenigde Oost-Indische Compagnie，簡稱 VOC）。他們曾分別在 1604 年與 1622 年時於澎湖建立城堡作為據點，但皆因明軍的逼退而撤離。1624 年，荷蘭人轉往明朝並未實質統治的「大員」設立堡壘，初名為「奧蘭治城」（Fort Orange），於 1626 年更名為熱蘭遮城（Fort Zeelandia）。蘇教授指出，荷蘭的聚落文化是城（Castle）市（Stadt）合一，意即建築城堡時也規劃了棋盤狀的街市，兩者以石路相連。蘇教授引述馬尼拉西班牙人 Pedro de Vera 依據 1626 年情報所繪製《艾爾摩沙島荷蘭人港口描述圖》的描述文字，當時已有相當規模的人口居住於此進行貿易。

大員，有城有市

- 1626 艾爾摩沙島荷蘭人港口描述圖。
- 「此處有荷蘭人 220 名在城堡、100 名在堡壘營內、10 名在商館、8 名以上在船上。區內有 5,000 漢人、160 日本人，並有日本人村落。」



資料來源：賴志彰、魏德文主編，《臺南四百古地圖集》

圖二：1626 年艾爾摩沙島荷蘭人港口描述圖（圖源：講者簡報）

1625 年，荷蘭人透過向臺江內海另一側的新港社原住民（即今赤崁一帶）購換，取得西起大井頭（今民權路與永福路交接處）、東至鷺嶺頂（今北極殿）的土地，開闢了普羅民遮街（Stad Provintia）。直到 1653 年，才在當地沙丘上建立了

普羅民遮城 (Fort Provintia)，與熱蘭遮城及其街市形成雙元城市，臺南也在此時成為國際貿易網絡中的重要節點。

1660 年，鄭成功 (1624-1662) 因攻打南京失利，轉而思索另尋根據地以利整補。在前荷蘭通事何斌的鼓吹下，他於 1661 年從金門出發，經鹿耳門水道進入臺江內海，登陸攻占普羅民遮城、圍困熱蘭遮城數月，最終迫使荷蘭人離臺，開啟了臺灣的明鄭時期。鄭氏將赤崁定為「東都明京」，設置承天府，並於普羅民遮城內設立府署，熱蘭遮城則改名安平城作為延平王府邸。未久鄭氏病逝，其子鄭經 (1642-1681) 繼承官職與爵位。鄭經於赤崁築廟宇、建街市，劃分東安、西定、寧南、鎮北為「承天府四坊」。安平因港道淤塞，逐漸失去街市功能，轉而著重於軍事駐紮，而赤崁則因屯墾經濟的壯大，成為單一的城市中心。

二、第二個百年：清帝國與臺南府城的建立

清康熙二十二年 (1683 年)，鄭成功舊屬施琅 (1621-1696) 率軍攻臺，鄭氏王朝覆亡，臺灣正式納入清廷版圖。然而，康熙帝對於臺灣抱持著「彈丸之地，得之無所加，不得無所損」的看法，並未多加經營，僅要求臺灣鎮總兵楊文魁嚴守海防，故有禁止漢人偷渡及攜眷入臺、禁止漢人越番界、禁止臺城建築城垣、限制渡臺口岸及航線、以及限制鐵器輸臺等一連串政策。遲至 1684 年，清廷才於赤崁設立「臺灣府」，但當時並未建築城垣防護。

蘇教授指出，儘管此時臺灣屬於「邊疆社會」，卻已發展出獨特的文化與營生方式。根據康熙中葉地方政府為朝貢所繪製的「臺灣地里圖」所示，赤崁市街已發展為街區，圖中除了標示十字街，還可看到關帝廟、媽祖宮、文廟、岳帝廟、府城隍等廟宇，以及臺灣府、臺灣縣、臺灣鎮等行政官署。康熙、雍正朝抱持臺灣「不宜建城」的觀點，府、廳、縣治頂多僅使用刺竹作為防禦工事。直到 1723 年，臺灣知縣周鍾瑄 (1671-1763) 提案以木柵築城，並於 1725 年興工，共開了七座城門。乾隆元年 (1736 年)，這七座城門才改為土石構造，並加建城門樓。至此，臺灣府「府城」的概念才成為明確的地理與文化符號。

根據乾隆十七年 (1752 年)《重修臺灣縣志》之〈臺灣府城池圖〉所示，當時的街坊延續明鄭時期發展，已頗具規模。例如，東安坊有花街、真武廟街、大埔街、油行尾街；西定坊有帽仔街、新街 (即魚市)、武館街、水仙宮後街；寧南坊則有打石街、菜市街、柱仔行街、糖仔街等。從這些名稱來看，這些街市反映出當時人們生活所需的功能性分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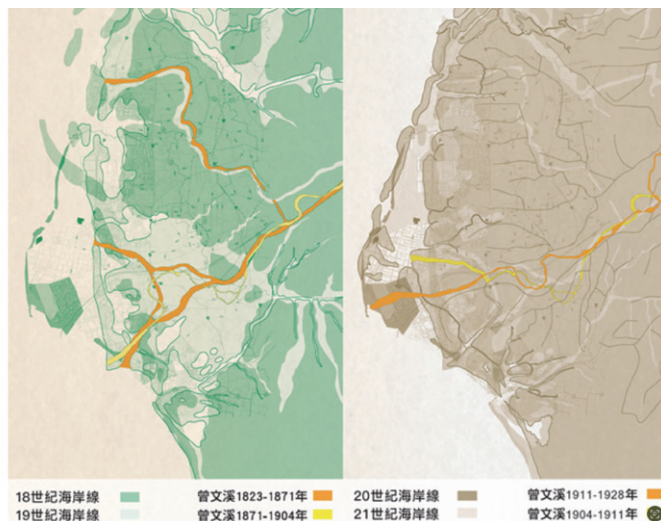
乾隆四十年（1775 年），臺灣知府蔣元樞（1738-1781）在舊城內另建木城，其高度較原有城牆高出三尺，並增建了小西門一座，使城門總數達到八座。不過，乾隆五十一年（1787 年），天地會領袖林爽文（1756-1788）發動抗清行動，攻陷了四座縣城，這也讓木竹所築的防禦工事受到檢討。1788 年，乾隆近臣福康安（1754-1796）決定將城牆改建為三合土城，由臺灣知府楊廷理（1747-1813）負責施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原本臨海的西面原無築牆，此次改建過程中，將大西門往內陸移動約 120 丈（約 400 公尺），使得原本熱鬧的港邊商區（今五條港區域）反而成為城外之地。

三、第三個百年：曾文溪下游改道與臺江內海陸浮

發源於嘉義縣阿里山鄉東水山的曾文溪，是典型坡陡水急的臺灣河川。在荷蘭時期的歐洲古地圖上，它被標記為「River Soulang」（蕭壠溪），《諸羅縣志》則將其上游到石仔瀨（今大內區）這段稱為「灣裏溪」，西至蕭壠渡這段稱作「加拔溪」，再往西到入海處則稱為「漚汪溪」。因歷史上曾文溪頻繁改道，當地居民戲稱其為「青暝蛇」。

1823 年，一場暴雨引發洪水，迫使「漚汪溪」段改道流入臺江內海，挾帶的大量泥沙逐漸淤積，形成大片海埔新生地。道光七年（1827 年），臺灣兵備道核發墾照以吸引移民開墾，漸漸形成聚落，初期有五庄十三寮，也帶動了新一波的開墾與商業活動。

1823 年後の 曾文溪改道的 臺江內海



圖三：1823 年曾文溪改道後的臺江內海（圖源：講者簡報）

蘇教授指出，從荷蘭時期到清末這三百年來，臺南的都市特質呈現出民間自主發展的現象，官方投入建設的比例相對較低。整體而言，臺南發展的方向性是以西邊為軸心向東發展，人群聚集與商業活動所形成的聚落、商圈也遷就既有環境，採取依需求而發展的隨意性模式。這也導致今日西區各聚落間的道路較為迂迴曲折，呈現出與東區截然不同的面貌。

四、第四個百年：日本殖民的現代化統治及都市計畫

1895年，大清帝國與大日本帝國簽訂《馬關條約》，將臺灣、澎湖割讓給日本，至此臺灣進入長達近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。日本經歷明治維新後推行一系列近代化改革，並將科學化的治理模式落實於臺灣。1898年，後藤新平（1857-1929）受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（1852-1906）之邀，出任臺灣民政長官。當時兒玉氏在中央身兼數職，更實際領兵參與日俄戰爭，在臺灣的時間極短，因此實際負責臺灣政務的是後藤氏。後藤氏是日本第二批接受西化醫學訓練的醫師，專研生物統計。他透過生物學原理推行科學調查，包含臺灣土地與舊有慣習調查。其中，土地調查歷時八年，以實測方式進行地籍調查，並採用三角測量的科學模式全面掌握地形，並登記造冊、繪製等比例地形圖，例如《臺灣堡圖》便是具體成果。

配合土地調查，各地區的「市區改正計畫」也在同一時期啟動，臺南府城也成立「臺南市區計畫委員會」，負責進行調查、評估和決策。臺南在日本殖民時期共有三次都市計畫，首次是在1911年。當時利用大量的圓環作為端點，增加都市的能見範圍，並將1907年為紀念兒玉源太郎而設立的「兒玉壽像」處劃定為都市中心點，增建圓環，成為七條馬路交匯的輻輳之地。1916年，臺南州廳舍及各官署遷至圓環周邊。在此之前，為興建現代交通設施，已拆除部分清代城牆以利火車通行與道路拓寬，市區也開始往北、東開發，將北門一帶清代軍營駐紮處作為都市計畫的建設用地，拉直幹道，將原有的五條港及運河水道所構成的格局，變為輻射道路的塊狀街廓，而西邊舊五條港漢人商業區的隨意式街道則予以保留。

在日本統治臺灣的前二十年間，每年都有武裝抗日活動，而1915年的「噍吧哖事件」（又稱西來庵事件、余清芳事件、玉井事件）是最大也是最後一次武裝抗日活動。此後，臺灣人轉而改以文化形式抵抗，例如組織文化協會、推動議會請願、創辦刊物等。臺南州廳落成的1916年，也意味著日本殖民政府進入穩定期，這棟建築也銜接起這座城市「東與西」、「新與舊」兩端。

新建的臺南州廳舍採用了辰野風格（辰野金吾，1854-1919，日本近代著名建築師，其學生來臺發展者甚多，對臺灣日治時期建築影響深遠），以紅磚主體、灰白色系飾帶與特殊塔樓及屋頂為特色，設計者為森山松之助（1869-1949）。1920 年，臺南州廳向兩翼擴建。1923 年，裕仁太子（1901-1989，即後來的昭和天皇）訪臺時也曾在此駐足。1930 年代，州廳周邊的建築物除了臺南警察署、臺南放送局、臺南州會等官署外，另有林百貨、日本勸業銀行臺南支店等商業機構，彰顯其作為政治、商業中心的地位。1941 年底，日軍偷襲珍珠港，美軍隨之啟動太平洋戰爭，臺南州廳也在 1945 年的空襲中遭燒夷彈擊中，損毀嚴重。戰後，這棟建築物開始了不同的功用，也反映出時代的變遷。

1916
落成時



圖四：1916 年臺南州廳落成（圖源：講者簡報）

五、文資保存再利用：臺灣文學館的前世今生

講座的下半場，蘇教授帶我們實地走訪導覽，並結合文獻檔案及舊照片進行講解。首站來到原先「兒玉壽像」所在的圓環處，此處於 1959 年改稱為「民生綠園」，但當地耆老仍習慣稱其為「石像」，延續了對「兒玉壽像」的記憶。隨著臺灣意識的高漲，此處現已改稱為「湯德章紀念公園」（湯德章，1907-1947，曾任警官及執業律師，二二八事件中遭國民革命軍槍決於民生綠園內），原先立有湯德章銅像，現已改為其他裝置藝術。

戰時受損的臺南州廳在 1949 年國民政府遷臺後，簡略修復屋頂，於 1949 年至 1969 年間作為空軍供應司令部進駐的場所；隨後在 1969 年至 1997 年間，

則成為臺南市政府所在地。空軍供應司令部直屬於空軍總司令部，負責掌管空軍後勤供應任務。當時因時局動盪，原臺南州廳雄偉的法國風格馬薩式屋頂只能簡易整修為平斜頂。空供部進駐期間，也肩負聯誼、康樂性任務，部內的大禮堂及舞臺，曾是舉辦社交舞會、平劇團聯歡會、勞軍活動、團康競賽以及集體結婚的場地。二樓在臺南州廳時期是主要辦公空間及會客室，空供部時期也在此處留下不少接待美國顧問團的照片，會客室外的露臺可直接俯視民生綠園。



圖五：蘇碩斌教授導覽國立臺灣文學館的辰野式建築風格（上圖）、重錘式窗戶（左圖）及常設展（右圖）（圖源：人文沙龍團隊）

1969 年，空供部將州廳建物移交予臺南市政府，直到 1997 年，期間歷經五任市長，包含林錫山、張麗堂、蘇南成、陳癸淼與林文雄等人。市長辦公室原本位於二樓，蘇南成市長任內為強調行政效率、速辦速決，將市長室移至一樓，並成立「馬上辦中心」，這也是他頗為知名的政績之一。

1997 年 10 月，臺南市政府遷至安平區辦公（今永華市政中心），市府與行政院文建會（今文化部）簽約，將原臺南州廳移交，成立「國立臺灣文學館」，成為臺灣第一個試驗文資保存再利用的場域空間，並於 2003 年 10 月正式開館營運。臺文館以「原臺南州廳」之名列入國定古蹟，在整修過程中，大致復原了日治時期舊貌，例如先前因戰火毀損的馬薩式屋頂、牛眼窗等。戰後增建的部分則因老舊破損而拆除，改建為地上二層、地下三層的新建築，將原古蹟內側迴廊及外牆轉變為室內空間。在空間規劃上，盡量以古蹟部分作為展場，而新建築的空間則屬辦公用廳。

臺文館也基於文資保存的目標，盡可能還原臺南州廳的設施。蘇教授特別介紹了「重錘式窗戶」，這是一種利用油壓上下拉合平衡錘，使窗戶移動開闔的設計，是當時官署機關常見的設施之一。臺文館的常設展也融合了建物本身的特性作為參觀內容，例如目前已不常見的拱廊、或埋於地下以連續拱型磚造地梁作為承重、通風的結構設計等。蘇教授也介紹「文學力——書寫 LÁN 臺灣」常設展，此展覽透過標語、新聞、招牌、歌詞、廣告等常見的日常文字，說明人類正置身於一個最「文學」的時代，只待觀者用心體會發覺。

蘇教授認為，臺文館見證了臺南市中心的變遷，也意味著新與舊、傳統與現代的融合交織。近年來，臺文館也致力於紀錄建築空間中發生的人物故事，尋找不同時代人們對於臺文館的記憶，而 2024 年出版的《百年建築·今昔物語——國立臺灣文學館的空間記憶與生命紀事》一書即是具體的成果。臺文館在地理上坐落於新舊市區開發的中心點，由城市、政治中心轉身為文學殿堂，這座融合新舊的建築空間，也呈現了不同時期人與空間的互動，在了解過去歷史的同時，也將續寫下一個百年的新故事。